

论信息化条件下党的意识形态工作

周利生, 王水兴

(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 信息技术的发展引起了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从而引发了上层建筑的变革。意识形态斗争信息化发展态势要求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必须适应新环境、新要求。信息化条件下牢牢掌握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主导权,战略上要理直气壮地强化党对信息化工作和互联网治理的领导,奋力推进“网络强国战略”,不断增强国际互联网治理参与权和话语权,大力加强网络空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工作。战术上要紧紧围绕“组织领导”和“舆论引导”两大问题,努力从平台建设、体制机制建设、信息网络内容建设、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创新工作局面,不断增强信息化条件下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实效。

关键词: 信息化; 互联网; 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工作

中图分类号: D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7)02-0016-07

On the Ideological Work of the Party in the Condition of Information

ZHOU Lisheng, WANG Shuixing

(School of Marxism,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22,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resulted in changes in the mode of production and life, then led to the change of the superstructure.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informationization of the ideological struggle requires that the Party's ideological work must adapt to the new environment and new requirement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the informationization, we will firmly grasp the Party leadership of the ideology work, struggling to promote the network power strategy, constantly enhance the international internet governance participation and discourse, and in the strategic level strengthen confidently the informationization work and Internet Governance. Meanwhile, we will also strengthen vigorously the network space leading socialist values. In the tactical level, we should closely be around the organizational leadership and public opinion to guide the two major issues. We should make efforts on innovation of the work situations in such aspects as the platform construction,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information network content construction, talent team construction, etc., and constantly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ideological work of the Party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informationization.

Key words: informationization; internet; ideology; ideological work

收稿日期: 2016-10-12

基金项目: 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信息化条件下巩固党在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研究”(编号: 14DJ11); 江西省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建设社会主义信息文明研究”(编号: YC2015-B026); 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规律研究”(编号: 15KS18)

作者简介: 周利生(1968-),男,湖南永州人,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党史党建。

王水兴(1974-),男,江西九江人,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信息社会。

信息化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网络空间已成为最重要的意识形态阵地。全球信息社会发展以来的国际格局变化表明,信息社会的发展没有消除和削弱两种根本对立的意识形态矛盾。相反,在“一球两制”格局下意识形态斗争信息化态势日趋明显,意识形态斗争甚至变得更加激烈。研究信息化条件下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确保信息化条件下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战略层面判断、认识到位,战术层面应对得当,对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想基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信息化是当今人类的生存方式

“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1] (p544)} 科学技术和科技革命是“历史的有力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尽管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科学技术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时代之后出现的,但是经典马克思主义为我们认识和分析现代信息社会提供了锐利武器。经典马克思主义时代,报纸、电报、轮船、铁路等现代传播和交通技术的出现,为人类交往方式的变革提供了革命性变化条件。人类交往形式的变化使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格局产生了深刻变化,马克思、恩格斯曾对此作出了精辟论述:“电报已经把整个欧洲变成了一个证券交易所;铁路和轮船已经把交往手段和交换的可能性扩大了一百倍。”^{[2] (p653)} “由于交往手段的持久发展,——远洋轮船、铁路、电报、苏伊士运河,——第一次真正地形成了世界市场。”^{[3] (p554)} “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1] (p602)} 马克思以天才的洞察力分析了技术革命和世界历史、社会结构、社会权力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

2012年12月,习近平在考察腾讯公司时指出,“现在人类已进入互联网时代这样一个历史阶段,这是一个世界潮流,而且这个互联网时代对人类的生活生产、生产力的发展都具有很大的进步推动作用”。^{[4] (p2)} 2014年2月,习近平又指出,“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相互促进,互联网已经融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5] (p197)} 2016年4月,习近平再次指出,“现在,互联网越来越成为人们学习、工作、生活的新空间,越来越成为获取公共服务的新平台”。^[6]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对社会的支配地位状况表明,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普及是信息社会得以形成的最深厚的物质基础。研究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当今人类社会及社会中的人的思想、观念,就必须从这个物质生产方式这一物质动因出发,而不能只在思想观念中讨论思想观念。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 (p505)} 人们的劳动实践创造了信息技术,同时,由于迅猛发展的信息技术对人类社会生产、生活和思维方式的全面渗透,使当今人类进入信息化生存时代。据《2016年世界互联网发展乌镇报告》披露:2016年底,全球移动宽带用户将达到36亿,全球移动社交用户达24.4亿人,全球电子商务零售市场将达1.9万亿美元。毫无疑问,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正急速迈向信息社会。

马克思指出,现代劳动方式“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7] (p196)}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以及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快速应用到人类社会生产生活中,人类劳动方式正日益变得智能化。马克思关于劳动方式变革的预言已经得到确证。在信息化条件下人们创造了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维、情感、心理模式,信息化成为自农业化和工业化、城镇化后人类新的生存方式。信息化生存改变着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和社会组织结构。

和一切科学技术一样,信息技术也是一把双刃剑。信息化生存方式对人类的影响既有促进社会文明进步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积极意义和价值,又存在着对社会和人的发展的消极影响。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讲话中,习近平既肯定了互联网对人类社会的积极意义:“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引领了社会生产新变革,创造了人类生活新空间,拓展了国家治理新领域,极大提高了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8] 又严肃指明了互联网领域存在的问题:“互联网领域发展不平衡、规则不健全、秩序不合理等问题日益凸显。不同国家和地区信息鸿沟不断拉大,现有网络空间治理规则难

以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世界范围内侵害个人隐私、侵犯知识产权、网络犯罪等时有发生,网络监听、网络攻击、网络恐怖主义活动等成为全球公害。”^[8]

二、“一球两制”格局下意识形态斗争呈现信息化态势

意识形态斗争“是指在思想领域根本对立的阶级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利益观的对立和论辩,根本对立的思想、理论、观点、政治主张的对立和论辩”。^{[9] (p9)}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球两制”格局形成,决定两种前途和两种命运的“冷战”也随之发生。其基本特点在于,双方主要依靠信息、舆论和心理手段开展攻防战。“信息流引领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信息资源日益成为重要生产要素和社会财富,信息掌握的多寡成为国家软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标志。”^{[5] (p198)}“谁在十分重要的信息场领域取得统治地位,谁就也能控制一切场所,不管是在一个国家还是整个国际社会。”^{[10] (p24)}从一定意义上说,谁能掌控、开发和利用好信息资源,谁就能主导社会生产状况、社会生活面貌。经济全球化、全球信息化使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斗争更加激烈。随着信息网络化成为社会的主导信息传播方式,以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为核心的多媒体信息技术的创新和无限发展,使意识形态斗争逐渐呈现出信息化、网络化态势。根据2013年6月“斯诺登事件”曝光的信息资料,中国有关部门发现针对中国的窃密行为的内容基本属实。美国针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网络进攻,并把中国领导人和华为公司列为目标。监听行动涉及中国政府和领导人、中资企业、科研机构、普通网民、手机用户等。^{[11] (p2)}美国的网络监听行为表明,冷战思维、霸权思维主导其互联网事务。中国是网络攻击的真正受害者。

全球信息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意识形态斗争信息化态势中“资强社弱”、“西强我弱”的局面还无法改变。实际上国际互联网的主导权从一开始就是由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强国掌控的。在一定意义上讲,自从信息化发展伊始,美国政府就将信息网络作为输出美国价值观的工具。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不仅给美国带来经济发展的新的动力,也为美国向全世界输出资本主义民主、自由、人权等资本主义价值观开辟了全新的平台。随着互联网的国际化发展趋势的演进,美国主导的互联网成为维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工具特点更加明显。互联网成为美国维护和发展自己“软实力”和“硬实力”的重要手段。^①

另一方面,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信息技术上长期处于弱势地位。以中国为例,尽管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商务市场和最庞大的网络用户数量,但是在信息科技核心技术,尤其是一些关键和核心技术方面与发达国家仍存在不小差距。国内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网治理的法治化管理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仍不相适应。信息安全和网络舆论管控层面还存在漏洞和薄弱环节。国内所谓民主运动分子、自由派人士、国内外敌对势力、极端民族主义者、分裂势力等极端组织和个人大肆利用信息化技术平台,通过各种虚拟社区、网络社交平台进行聚合活动,招募“网络水军”在互联网上制造谣言、抹黑政府、恶意制造暴恐和动乱虚假信息,线上线下相互呼应。一些所谓自由知识分子也利用信息网络直接发声,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等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在互联网上竞相摇旗呐喊,尤其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民主化浪潮不断涌动,社会公民意识不断勃发,加之西方商业文化的侵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传统的民族文化和社会治理模式受到严峻的挑战。最大挑战当属发展中国家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受到西方的严重分化。广大发展中国家传统的社会观念和道德认识、社会共识面临着西方文化的严重侵蚀。借助网络信息技术的整合和创新,西方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价值观随同互联网迅速在广大青少年中传播和蔓延。一些反共、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势力借助互联网,利用国际主流媒体的话语权,操控国际舆论,甚至直接招募“网络水军”参加网络战,达到瓦解和削弱对手的战略目的。^②俄共中央前主席久加诺夫分析认为,信息化、全球化时

① 在现代军事理论和实践中,信息网络实际早已成为战争的直接手段。网络战是为干扰、破坏敌方网络信息系统,并保证己方网络信息系统正常运行而采取的一系列网络攻防行动。其作战样式包括:网络盗窃战、网络舆论战、网络摧毁战。网络战正在成为高技术战争的一种日益重要的作战样式。2011年利比亚战争是网络战最典型实践。在战争中,利比亚国内反政府组织利用美国全球社交网站Twitter和Facebook来组织反政府活动。西方也利用网络支援战争。参见郭纪“网络不应成为美国霸权新工具”一文,《求是》2013(15)。

② 参见贾斯廷·奥康纳《软实力之争:美国与中国的数字冷战》,美国《赫芬顿邮报》,转自《参考消息》2014年6月25日。

代,“货币获得前所未有的机动性之后,不再严格地与实际经济部门、物质生产联系在一起。90%都在买空卖空中运作,即从事于与商品生产和服务毫无关系的纯投机活动”。^{[10] (p16-17)}从愈演愈烈的信息战和网络战发展态势上看,信息技术发展到今天,存在着马克思早就意识到的危险,即“异化”。信息化“异化”为反人类、反文明、反正义、反和谐的力量而存在。这些客观存在,已经对现实世界造成破坏和伤害,从西方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和平演变”战略,到“金融危机”、“颜色革命”、“信息网络战”等一系列二战后重大事件中,信息化都是作为资本强势面目出现的。在资本力量的主导下,信息化“异化”对国际社会和平与发展、社会和谐稳定的危害正日益凸显。

全球范围看,资本强势与劳动弱勢的矛盾并没有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而改变。相反,依靠信息技术建立的虚拟经济模式,资本主义经济日益虚拟化,其剥削、反动、贪婪和嗜血的本质更加隐蔽化。肇始于美国的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华尔街运动、伦敦骚乱、中东北非革命、中亚颜色革命,无不展现了信息革命带来的社会政治权力的重新整合和调整。信息化给人类带来空前进步与发展的同时,也加剧了地球南北间的发展差距,给世界和平发展带来威胁。社会财富的积累和贫困的积累在信息文明时代愈发严重对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对立和斗争在信息化时代变得更加激烈。

三、深刻认识信息化条件下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主导权问题

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说到底是在工人阶级与剥削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工人阶级意识形态反对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9] (p9)}信息化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生活方式背景下,意识形态斗争就不可避免地要把信息化作为斗争的工具和手段。随着信息化媒介的影响不断增强,意识形态的斗争就越来越依赖信息手段。信息化造成的舆论场上就存在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主导还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的问题。信息化条件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力量运用就会有利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和巩固,反之,就会阻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和巩固。信息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战胜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就必须牢牢掌握信息化条件下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包括网络空间在内的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大力加强网络空间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引领工作。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信息化工作和互联网建设一贯有着清醒认识。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曾给《经济参考报》题词“开发信息资源,服务四化建设”。^{[12] (p45)}2000年,江泽民明确提出“要重视和充分运用信息网络技术,使思想政治工作提高时效性、扩大覆盖面、增强影响力。……互联网已经成为思想政治工作一个新的重要阵地。”^{[13] (p94)}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了“积极发展、加强管理、趋利避害、为我所用”的互联网工作方针。2003年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指出“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互联网新闻宣传工作,努力掌握网上舆论引导的主动权,使互联网站成为传播先进文化的重要阵地。”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强调“高度重视互联网等新型传媒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加快建立法律规范、行政监管、行业自律、技术保障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加强互联网宣传队伍建设,形成网上正面舆论的强势。”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议》中,提出“建设和繁荣网络文化,加强网上意识形态工作引导”的命题,把信息化条件下巩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上升到党和国家战略层面。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网络管理和建设工作方针,标志着党对信息化条件下的意识形态工作认识上达到新的高度和新的水平。2014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明确强调“强化互联网思维,……要一手抓融合,一手抓管理,确保融合发展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信息安全和信息化建设多次发表重要讲话,对信息化条件下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认识进一步清晰,在思想认识上、制度落实上、体制机制保障上不断取得新进展,有力地促进了党的意识形态工作。^{[14] (p7-11)}

信息化条件下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战略层面:要对信息化条件下意识形态斗争态势认识到位。审视冷战以来的全球政治格局嬗变的历史,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根本对立的意识形态斗争的历史,信息化给我们意识形态工作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国际上,西方一些敌对势力在心理上长期不能接受中国的发展和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变化。在中国综合国

力日益增强的背景下,他们依靠硬实力不能实现对我“西化”、“分化”图谋,就利用其在网络资源和信息技术方面的优势,不断通过网络加紧对我实施渗透,在国际上轮番制造“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他们利用我们改革过程中的问题和所谓的历史污点,攻击丑化我们党和国家,通过网络途径千方百计地分化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妄图在我们党内外培养出越来越多的“持不同意见者”。国内,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组织日趋多元多变,反映在社会思潮和社会心态上也日益多元多变。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社会不公、腐败蔓延、贫富差距扩大等现实问题,又进一步削弱人们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任务更加艰巨。可以预见,改革愈深入,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的舆论引导的任务愈繁重。同时,社会信息化、人人都有“麦克风”时代,信息生产和传播的门槛基本丧失,“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生产者、发布者和传播者”,^[15]互联网上充斥着色情、暴力、低俗、非理性和反主流的舆论和信息。政府的网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亟待加强。一些领导干部还不熟悉、不重视网络舆论生态建设,对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符的社会舆论和思潮不敏感、不会应对,应对信息化条件下的意识形态工作的观念、方法和技术缺乏创新,主导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意识、阵地意识亟需增强。

信息化对人类的作用除了受人本身的主观认识水平限制外,尤其是受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斗争等因素的影响。随着信息技术全面嵌入到人们的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过程,基于信息不断资本化和资本的不断信息化现实,人的全部活动都受到信息化的影响,人如果不做信息的主导者就变成信息的奴仆。“如果考虑到绝大部分信息来源都由西方全球主义者掌握,这就为他们确立前所未有的规模的‘信息专政’提供了十分广阔的可能性。”^{[10] (p24)}由此,人不能盲目地服从信息化活动,而应当努力做信息化的主导者,使信息化服从人的进步和发展需要。从某种意义上讲,加强信息网络空间治理,发展网络先进文化,在网络空间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工作,是让信息化回归其本来面目,是防止信息技术作为一种“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7] (p358)}造成信息化“异化”的根源是什么?显然不是信息技术本身,而是人类自身的活动。基于此,必须牢牢掌握信息化条件下意识形态工作主导权,才能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巩固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

在国内,要理直气壮地强化党对信息化工作和互联网治理的领导,加强国家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建设,奋力推进“网络强国战略”。^①“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1] (p550)}“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5] (p153)}“要理直气壮维护我国网络空间主权,明确宣示我们的主张。”^[16]实现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本质上就是运用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的规律,通过完善和巩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不断扩大党执政的物质基础、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正如习近平强调的,“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管好用好互联网,是新形势下掌控新闻舆论阵地的关键,重点要解决好谁来管、怎么管的问题”。^{[17] (p421-422)}当前,要切实按照习近平强调的“六个加快”作为推进“网络强国战略”的工作重点和努力方向,“加快推进网络信息技术自主创新,加快数字经济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加快提高网络管理水平,加快增强网络空间安全防御能力,加快用网络信息技术推进社会治理,加快提升我国对网络空间的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16]

信息网络传播的跨国界特点,意味着建设和管理互联网必然涉及国际协作和分工。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以全球视野构建互联网国际治理体系。^[14]信息化条件下抓牢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主导权,增强在国际互联网治理领域的参与权、话语权是基础。在国际上,要加强对话合作,积极推动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正如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网络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全面融入社会生产生活,深刻改变着全球经济格

^① 2014年2月,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时,初步提出了建设“网络强国战略”构想。2015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实施网络强国战略”。2016年4月,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就发展互联网事业发表了重要讲话。这次讲话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实施“网络强国战略”重要指导思想。2016年10月,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实施网络强国战略进行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再次就加快推进网络信息技术自主创新,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发表了重要讲话,进一步明确了实施网络强国战略的工作重点和努力方向。这次讲话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网络强国战略思想走向成熟。

局、利益格局、安全格局。世界主要国家都把互联网作为经济发展、技术创新的重点,把互联网作为谋求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方向”。^[16]中国要从网络大国发展为网络强国,把网民数量、电子商务市场规模优势转化为国际互联网治理参与优势、话语优势,可针对当前国际互联网领域“发展不平衡、规则不健全、秩序不合理”等突出问题,积极创造条件,采取一些有效措施,在国际互联网治理核心机构、核心组织增加中国代表的参与机会和参与能力,以提高在国际互联网治理领域的话语权。由中国政府倡导和举办的世界互联网大会(WIC)^①已经展现出推动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的良好势头,应进一步做好相关组织、协调和沟通工作,促进大会主旨和目标的实现,在源头上提高中国党和政府对互联网治理规则、治理议题设置的影响力。从国际互联网顶层设计高度维护网络和信息安全,为信息化条件下增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主导权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和条件。

信息化条件下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战术层面:要不断创新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局面,努力实现信息科技创新、信息化工作领导体制、机制创新、信息网络化建设内容和工作形式创新。信息化道路天然就是创新之路。信息化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创新提速增效的重要抓手。经济改革要升级、政治改革要有新突破、社会改革要创新、文化要实现大繁荣大发展、生态文明要变成现实都离不开信息化的推动和发展。“要掌握我国互联网发展主动权,保障互联网安全、国家安全,就必须突破核心技术这个难题,争取在某些领域、某些方面实现‘弯道超车’。”^[6]“要紧紧牵住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抓紧突破网络发展的前沿技术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核心技术,加快推进国产自主可控替代计划,构建安全可控的信息技术体系。”^[16]

“组织领导问题和舆论导向问题,是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中至关重要的两大问题。”^{[17] [p176]}随着互联网的媒体属性和功能日趋增强,管理和引导网络舆论已成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重要任务。要加强党对信息化条件下意识形态工作的组织领导,更新意识形态工作观念,提高信息化对意识形态影响的认识。“要坚决破除所谓‘互联网不能管’、‘互联网管不了’^②的错误认识,坚定网络可管可控的决心和信心。”^[18]要加强传统意识形态工作与网络信息技术的融合,“运用大数据做好社会风险的研判工作”,^[19]积极主动占领网络空间舆论阵地,扩大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覆盖面、影响力。“要加快网络立法进程,完善依法监管措施,化解网络风险”,^[6]积极构建法律、行政、经济、技术等网络信息的监管制度体系,探索构建信息化条件下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和管理的长效机制。“要本着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做强网上正面宣传,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滋养人心、滋养社会,做到正能量充沛、主旋律高昂,为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6]要探索建设网络素养教育体系,积极改善网络舆论生态,引导社会公众网络言论,净化网络舆论空间。“内容永远是根本,融合发展必须坚持内容为王,以内容优势赢得发展优势”,^{[20] [p430]}应加大网络文化软、硬件建设的投入,积极培育网络内容生产和服务的骨干企业,发挥国有网络文化企业的主导作用。“网络空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竞争”,^[6]要培养和造就具有高度政治责任感的新媒体从业人才,构建包含新媒体从业人员在内的意识形态工作人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机制;要培养造就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掌握网信部门的领导权管理权。总之,正如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强调的,“要把党管媒体的原则贯彻到新媒体领域,所有从事新闻信息服务、具有媒体属性和舆论动员功能的传播平台都要纳入管理范围,所有新闻信息服务和相关从业人员都要实行准入管理”。^{[20] [p422]}“坚持改进创新,提高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能力和水平。……要坚持问题

① 世界互联网大会(World Internet Conference,简称WIC)是由中国倡导并举办的世界性互联网盛会,旨在搭建中国与世界互联互通的国际平台和国际互联网共享共治的中国平台,让各国在争议中求共识、在共识中谋合作、在合作中创共赢。世界互联网主要邀请国家和地区政要、国际组织的负责人、互联网企业领军人物、互联网名人、专家学者,涉及网络空间各个领域,体现多方参与。2014年,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选定中国乌镇为永久会址。世界互联网大会已连续举办三届,在推动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方面,日益展现重要影响。

② 关于互联网是否可管可控,国际社会一直存在分歧。自由主义主导的美国政、商界以及一些网络自由组织,一直存在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互联网是“不能控制的”或是“不可控制的”。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就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比喻:控制互联网就好像是“试图将果子冻钉在墙上”。中国、俄罗斯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主张在网络空间存在互联网主权问题,国际社会应当尊重各国根据本国国情自主选择信息化发展道路和发展政策,反对互联网领域完全自由主义的主张。参见(英)安德鲁·查德威克(Andrew Chadwick):《互联网政治学:国家、公民与新传播技术》,任孟山译,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第306页。

导向,改进创新,讲究实效,创新理念、内容、体裁、形式、方法、手段、业态、体制、机制,牢牢掌握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主动权。”^[20]归纳起来,就是紧紧围绕“组织领导”和“舆论引导”两大问题,努力从平台建设、体制机制建设、信息网络内容建设、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创新工作局面,不断增强信息化条件下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实效。从一定程度上讲,社会信息化、信息网络化是中国共产党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机遇,信息化条件下创新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在意识形态工作主导权问题上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实现“弯道提速”的利器。

结语

互联网正成为西方敌对力量对中国“和平演变”的重要工具。信息化条件下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牢牢掌握信息化条件下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主导权,要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要加强包括网络虚拟社会在内的思想阵地建设,确保网络舆论的管理权、领导权、话语权掌握在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要建设一支包括网络意见领袖在内的专门的意识形态工作队伍,不断完善意识形态工作机制和方法,使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始终做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信息化条件下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既要在信息网络技术上不断创新,努力建设安全可控的网络空间,又要不断加强网络内容建设,不断净化网络舆论,始终坚持网聚正能量、传递好声音。唯此,我们才能在信息化条件下牢牢掌握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主导权。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 [4]阿里研究院.互联网+未来空间无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 [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 [6]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4月19日)[N].人民日报,2016-04-26.
-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8]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12-17.
- [9]王伟光.纵论意识形态问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 [10]根纳季·久加诺夫.全球化与人类命运[M].何宏江,邢艳琦,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 [11]互联网新闻研究中心.美国是如何监视中国的一美国全球监听行动纪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 [12]周宏仁.中国信息化进程(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3]江泽民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14]王水兴,周利生.十八大以来党对互联网治理的新认识[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
- [15]许一飞,崔剑峰.网络和平演变:意识形态安全的生产者、发布者和传播者[J].理论探讨,2015(3).
- [16]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推进网络信息技术自主创新 朝着建设网络强国目标不懈努力[N].人民日报,2016-10-10.
- [17]李慎明.居安思危—苏共亡党20年的思考[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 [18]王伟光.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N].人民日报,2013-10-08.
- [19]陈潭.大数据驱动社会治理的创新转向[J].行政论坛,2016(6).
- [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

(责任编辑:郭荣华)